

《学习有理》特别策划“思想的力量——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”③

处理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

靳怀靖

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

2023年9月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园时强调:“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要在保护、传承、利用上下功夫,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。”大运河是我国劳动人民用血与汗、灵与肉开凿出的一条举世无匹的运河工程。大运河自诞生之日起,就承担起沟通四方的使命,尤其是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千里通波后,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起来,“商旅往返,船乘不绝”,直接带动了运河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与兴旺,孕育出灿烂的运河文明、运河文化。

千年运河,奔流不息,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大运河已不是一条单纯的河流,而是一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展示长廊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,是流动的文化,要统筹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。”

自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,运河文化随之兴起。在后申遗时代,大运河遗产的保护、传承与利用,面临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。这种压力和挑战同长城、故宫等“静态的文化遗产”不同——大运河是线性的、流动的、在用的文化遗产。

事实上,自古迄今,大运河的“身段”(包括长度和宽度以及曲度等)和闸坝河工一直处于“变”中。因为,大自然在变,河情、水情在变,世情在变,科技条件在变,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变,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,大运河系统也不可能不变,从邗沟到隋唐运河,再到京杭运河,再到现代运河,其演进的轨迹无不深深地打上了“变”的烙印。京杭大运河延续至今,发挥着重要的行洪、灌溉、输水等功能;而黄河以北的运河,虽然部分河段已退出航运功能,但作为水域网的重要组成部分,仍具有行洪、排涝、灌溉供水和生态等功能。

因为大运河是鲜活的、在用的世界文化遗产,致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“刚性”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:

一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纠结。由于运河既是文化遗产,同时又肩负水利、航运等在用功能,文物部门强调保护第一、抢救第一,要求不改变运河原状;水利、航运部门则强调功能第一、安全第一,要求对运河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整治。如何统筹兼顾,协调好“护”与



杭州拱墅震泽桥畔,一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。杭州运河集团文旅公司供图

“用”之间的关系,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。

二是保护与环境质量不达标压力。运河沿线的环境质量,不仅关乎人类的生产生活,也关乎运河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。污水、污染性气体、固体废弃物等,对运河本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。近年来,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提升和“千万工程”“五水共治”等有力措施的持续跟进,水体、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,乱丢固体废物等不良行为也大为减少,这些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无疑是利好的因素。但是,由于北方地区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,天然降水较少,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有限,致使运河季节性甚至常年干涸的现象普遍存在,不但构成对运河健康生命的威胁,有损运河的形象,也对周边地区自然生态、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。

三是保护与突发灾害的冲突。灾害包括自然灾害(如水灾、泥石流、地震、冰雪等)和人为灾害(如火灾、战争)两个方面。灾害是文化遗产的天敌,运河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,在“天敌”面前显得更加脆弱。特别是洪水、地震、冰雪等自然灾害,对运河遗产的破坏往往是突发且巨大的。而一些缓慢的灾害因素,如病虫害、风化、雨蚀、地下水变化、地基沉降等,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悄无声息、不易察觉的,但日积月累破坏力同样不可小视。因此,加强对各种灾害特别是突发性重大灾害的监测和防御,对保护运河遗产安全显得尤为重要。

四是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。一方面,一些地方从不正确的政绩观出发,在市场负面作用的推动下,致使文化保护“走偏”。就运河遗产而言,存在着盲目开发、过度开发

现象,如在运河遗产保护范围内甚至河道(包括滩地)上盲目大兴土木、造园建景,给运河遗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破坏。另一方面,游客量超过运河遗产的承载力,尤其是旅游旺季,一些热门景点游客量暴增,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巨大压力,加之一些比如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、随意丢弃垃圾等不文明破坏性行为,对运河遗产本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影响。

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,相关地区、单位(部门)和人员应着眼长远,妥善处理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。就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、利用而言,建议把握好以下几点:

第一,统筹兼顾。一方面,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,保护优先、强化保护是必须的、责无旁贷的,绝不能“在利用”方面用力过猛,甚至肆意毁掉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

要充分尊重大运河的历史文化,在利用的过程中妥善协调好防洪供水、水资源保护、水生态改善和运河遗产保护的相互关系,为运河遗产的保护留下足够的空间和余地。另一方面,大运河作为活态、在用的文化遗产,也不能因为需要“保护”而放弃对它的利用,影响它的使用价值发挥——因为这种“活态”能够继续下去,这恰恰是人类智慧和文明不断聚集的结果,同时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保护。对目前尚有水利、航运等功能的运河水道,在河道功能延续和拓展中,既要服从于水法、防洪法、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,科学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,健全和完善水利设施,协调好运河上下游左右岸、局部与整体的关系,使之继续发挥永续利用、造福人民的功能,同时也要自觉服

从于文物保护的法规和要求,尊重文物部门的意见,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运河文化遗产,努力实现“利用”与“保护”的双赢,把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需要指出的是,当遗产保护与防洪安全发生冲突时,要本着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,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

第二,扰动最小。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、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,应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,使其扰动最小化——即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,加以科学、合理、可持续地利用,绝不能在大运河遗产保护区特别是河道上大兴土木、大动干戈,使运河遗产的真实性、完整性遭到破坏。比如对运河的治理,要坚持以“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、低碳”为目标,实施自然岸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,打造沿河生态廊道,构建绿色和生态运河。

第三,突出重点。运河遗产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,体量巨大,特别是本体又是活态、在用的文化遗产,保护工作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可想而知。这就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,既要注重整体保护,以体现其完整性和真实性,又应强调突出重点,即对那些具有重要历史、文化和科技价值的运河文化遗产,特别是列入申遗名录的节点强化保护,避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。如果河道整治遇到这些“节点”,应当“礼让”或“绕道”而行。比如,鲁运河临清段有一处戴湾古闸遗址,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线在通过这一段时,采取了“新开引渠、绕闸而行”的办法,达到了保护与利用的“两全”“双赢”,此种做法值得肯定和借鉴。

第四,防重于治。自然灾害对运河遗产的破坏和影响是随机的、不可避免的。因此,必须树立防重于治的理念,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运河文化遗产的抗灾能力。对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,如洪水、泥石流、地震等,要做好灾前防范和灾前预警,制定运河遗产保护的应急预案,并建立起强有力的执行和保障机制。对于缓慢性侵蚀的自然灾害,要开展日常监测,找出其变化规律,研究确定其预警值,在超过预警值时及时加以处置。灾后对受损运河遗产的修复,也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。在“防”的过程中,要特别注重引入“数字孪生运河”理念和技术,将“防”的关口前移,用智能化的手段为运河的防护保驾护航。

【作者为中国水利协副主任兼水文化专委会会长、研究员】

国际留言板



热心传播大运河文化的波兰外教 安琳

杭州不仅加强了对运河沿岸历史建筑和遗址的保护,还注重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,让这条古老的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在传承方面,杭州积极开展运河文化宣传,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,唤起了市民和游客对运河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。尤其是每年一度的大运河庙会,不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,还让更多人了解并热爱大运河辉煌的历史。

杭州对运河的保护、传承与利用,令我深感敬佩,让我更加珍惜这段流淌千年的文化血脉,并激发我对中华文化深度探究的热情。



住在大运河边的韩国人 金洙京

对于我来说,运河是非常神奇的遗迹。大运河离我居住的宿舍很近,已经成为我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每天在运河边漫步,向散步时遇到的水上巴士的乘客挥手致意,关注路过的货轮上装载了什么物品。我想和家人一起走这条路,想坐一坐水上巴士。去年家人来访时,由于雨下得太大,所以没能体验到。我翘首以待从武林门码头出发,和家人登上水上巴士亲身体验大运河的那一天。



摩洛哥留学生 曼娜

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水利工程,连接了中国北方和南方,对于促进经济、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我对大运河感兴趣,因为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,展现了古代中国工程技术的辉煌。大运河沿途风景秀丽,可以欣赏到历史悠久的古镇、传统的运河文化和工艺品,是一条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化之河。



在杭州工作多年的葡萄牙人 保罗

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、最长的人工运河。我喜欢沿着大运河乘船欣赏杭州这座城市的美丽,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季节——9月中旬到10月中旬——桂花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城市。我感到很幸运,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遗址上体验令人惊叹的旅行。如果你来杭州,就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吧。



黎巴嫩客商、绍兴中东商会会长 李天明

我已在绍兴柯桥生活了近20年。我是一名水上运动爱好者,对于水的感情十分深厚。这几年,浙江积极推进浙东运河的保护,也努力对外界做着运河文化的宣传,这让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对运河的感情。听当地朋友说,运河之上的古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,为了感受它的魅力,我常常会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去走走看看,这里的风景,确实让人着迷。我希望,今后自己也能成为浙东运河的一名守护者,与浙江的朋友们一起,见证这条古运河的美好未来。

我来讲故事

杭州市拱墅区“运河之声”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洪凯文——共赴一场“流动的盛宴”

我是杭州市拱墅区“运河之声”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,也是一名“运三代”,我们祖孙三代都工作、生活在这里,投身大运河沿线建设,见证世界文化遗产的华彩新生。

大运河不仅是农耕文明时期的“漕运要道”,更是民族工业的“黄金水道”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,杭城人民用满腔热血在运河畔掀起了生产浪潮,浙麻、杭一棉、杭丝联……一座座大型国企在拱宸桥区域崛起,书写了恢宏的民族工业史。我曾有幸采访过那些大厂的老厂长、老领导,从他们的回忆中,仍能清晰感受到“大厂时代”的风貌与精神。“全国尚未解放,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”,毛主席的批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,更带来了无穷力量。”原浙麻总工程师王景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,依然心潮澎湃:“我们住茅草棚,睡木箱板,走上干下湿的‘弹黄路’,下雨、下雪,哪怕是刀子,大家也要完成光荣的建厂任务,这是人的力量,是精神的力量!”在那个年代,河流、城市、居民结成共同体,为杭州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动力,也迎来属于运河的“大厂黄金年代”。

但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,拱宸桥区域公建配套落后、运河水质污染也成为杭城人民的痛点。1997年,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程铲下第一锹土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嘱托: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、杭州特色的景观河、生态河、人文河,真正成为“人民的运河”“游客的运河”。靠生态起笔、着文化之墨、以民生落笔,在拱宸桥区域的改造升级中,江南水乡古居得以精心保护,工业遗存得以创新利用,非遗文化得



以活态传承。

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、中国刀剪剑博物馆、中国伞博物馆、中国扇博物馆、杭州手工艺活态馆……如今,漫步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这一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,游客仿佛进入一座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。2023年,大运河数字文献馆、大运河数字影像馆也相继投用,通过新媒体、数字化手段,让运河文化“流动”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桥西至今保存着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“街巷里弄”格局,300多户原住民枕河而居,惬意生活,老杭州人的生活、饮食、礼仪、民俗等在此得以完好保留。

风帘翠幕、烟柳画桥,参差十万人家。如今的大运河,已经真正成为一条生态美丽河、文化韵味河、人文幸福河。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,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杭州,一起穿梭于白墙黛瓦和旧时厂房之间,感受江南风韵与现代都市的相得益彰,沉浸式体验这场“流动的盛宴”。

在运河边长大的浙大城市学院学生余炀——工业遗产与运河新韵

在大运河畔,我仿佛听见来自过去的机器轰鸣声,它与新时代嘹亮的号声相互交织,顺着千里绵延的运河,永不停息。

从有记忆开始,我似乎就与工业有着不解之缘。记得在儿时,家乡的运河边林立着许多工厂,在岸边总能看到高耸的烟囱、汽笛轰鸣的火车以及辛勤劳作的人们。运河上吹来的晚风,工厂边落日映照的余晖,都与我的童年交织在一起,让原本单调质朴的工业建筑在我的记忆中变得缤纷绚烂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些工厂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再也听不见人声的嘈杂与机器的轰鸣;曾经人来人往的码头,逐渐变得沉寂;在铁轨上奔跑着的火车,也不见了踪影,这里的一切记忆,似乎随着时代的发展被逐渐淡忘,甚至被打上了“工业锈带”的烙印。

原以为这些印记都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逝,可当我再一次回到运河畔,却发现这些原本沉寂的事物再一次获得了新生。昔日的烟囱,如今被重塑成城市的灯塔,在夜幕降临之时,作为照亮城市的地标;曾经出现在码头上的吊机,被重新装饰,成为文化活动的背景;火车不再运行,却保留了原始的模样,被改造成复古餐厅;铁轨虽已斑驳,但被融入道路设计中,变成人们游览的步道;红砖厂房摇身一变,成了展示工业文明与工业历史的展馆……依托运河优势,原本荒芜的工业地带被改造成滨水空间,大型酒店、博物馆、商场等服务类设施的进驻,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片土地。我伸手触摸着这些工业的印记,它们的外表仍和从前



一样,可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,而是变得更加多元。这些改变,让它们有机会在新时代重新讲述过去的故事。

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,工业遗产或许丧失了其本有的生产属性,可它们的存在是许多人记忆的载体。那些曾经听过的故事,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美好,都被镌刻在每一丝斑驳中。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记录者,也是特定时代人民意志与记忆的承载者,其折射的是几代人努力拼搏的精神,是城市发展的历程,也是城市文脉的传承。这份深厚的底蕴将从工业遗产中集聚,顺着运河流淌,世世代代滋养着运河边人民的文化自信。

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活化,为运河文化带填充了更为丰富的内容。时光荏苒,大运河工业遗产历经岁月沧桑,仍静默地矗立在运河畔,与两岸古老的历史遗迹在同一时空交相辉映,在古朴与现代的交织中不断呈现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绍兴城西“运河园”工程建设者邱志荣——自觉保护 自信践行

我出生在浙东运河古纤道南岸的阮社古村。记得在我年幼之时,母亲就带着我行走在运河边,对我说:这是一条北通京城、东连大海的河流,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“官塘”。运河及两岸丰盛的物产养育了我,深厚的人文栽培了我。当时的河水清澈见底,河中那取之不尽的鱼虾,带来儿时无限乐趣与收获;河上那方圆如画的大平桥,白玉长堤之下的千孔绿波,又留下无限的遐想和美好的回忆。从那时起,“古运河是家乡的瑰宝,必须把它保护好”的文化自觉,已然镌刻进我的心里。

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我成为一名下乡知青青年。有一天来到运河边,见纤道上多处出现桥倾岸坍,不少地段的条石被人运走用作建房基石,我不胜愤慨,生平第一次写信给《浙江日报》,呼吁对此进行严格管理和保护。这封信被报社转给了绍兴文物管理部门,得到重视。几年后,见大平桥上的一块护桥基石不翼而飞,我又致信《绍兴日报》,市文管处专门就此事作了调查。

更有缘分的是,我后来在绍兴水利部门工作,于20世纪80年代对古鉴湖、古运河进行了全面调查考证,又在著名学者陈桥驿、周魁一的指导下写了《越国水利、鉴湖、山阴故水道》等多篇文章,并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。此后,如何发掘好运河沿岸风物人情,如何加强运河保护、传承、利用,成为我工作和研究的不变主题。

还记得2002年,绍兴决定对浙东古运河进行全面水环境整治,其中包括建设绍兴城西“运河园”。当时,大运河申遗工作尚未开展。我作为“运河园”工程的主持人,与同事们一起调研走访,确定建设主题为“传承古越文脉,展示水乡风情”。我们收集了民间旧村改造遗存的3万余条老条石、2万余平方米老石板,及一批被拆除散落的老石亭、古桥等文化遗存,用于“运河园”的布置,建成了运河纪事、沿河风情、古桥遗存、浪桨帆帆、唐诗之路、缘木古渡等6个景点。如今,该工程已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浙东运河文化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2019年以来,我参加了浙东运河文化园的规划与筹建,参与撰写了博物馆展陈大纲文本。2023年9月20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,并作出重要指示,这对我们这些参加浙东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人来说,是莫大的鼓舞。守正创新,久久为功。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家乡的一方水土发挥所长、作出贡献,是我的幸运。我将继续把“大运河”这篇文章写下去,当好自觉的保护者、自信的践行者。



截至2023年底,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(浙江段)110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总额超1800亿元。

目前,全省已建成包括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运河文化驾驶舱在内的30座新型数字化文化体验馆。

新华智云通过文化大数据平台,结合AIGC及大数据技术,深度挖掘、钩沉大运河文史。比如,围绕“拱宸桥”这一大运河地标,打造“大运河数字文化星耀(拱宸桥段)”,整合了超过300个文化节点、展示了近千组文化关系。

浙报制图:陈仰东